

天伦



时光匆匆,我背井离乡已二十多个年头。在这漫长的日子里,生活的琐碎和工作的繁杂,时常让我在忙碌中变得麻木。然而,有一种情感却在心底始终炽热,那便是对家乡和远在山村里的母亲的深深眷恋。这份眷恋,源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承载着无尽的天伦之乐。

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洒进教室,我站在讲台上,听着学生们朗朗的晨读声,看着他们朝气蓬勃的模样,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家乡的庭院。记忆中,母亲总是在晨光熹微时,在庭院里撒下一把谷子,瞬间,一群鸡便蜂拥而上,你争我抢地啄食。那个画面,和眼前的场景竟如此相似。母亲在乡下,就像有一种无形的号召力,能让动物们都围绕在她身边。这看似平常的一幕,如今想来,满是温暖,那是家的味道,是天伦之乐的前奏。

有一次,上小学的女儿拿着作文本向我求助,看着她期待的眼神,我绞尽脑汁,却怎么也想不到合适的词句。就在词穷之际,儿时的回忆涌上心头。那时,母亲在灶台前忙碌,一边往灶里添柴,一边给我讲

岁月长卷里的暖光

□邓秀恭

她的故事:“每当鸡叫头遍时,我就一跃而起……”那些质朴的话语,就像一股清泉,滋润着我的心灵。原来,乡下的母亲虽然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教育,肚子里却有着取之不尽的生活智慧,那些话语里藏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孩子的教导,是独属于我们的天伦时光。

走进城市的超市,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果,橘子、柚子、橙子应有尽有。可每次看到这些,我总会想起母亲在电话里简单的一句话“你最爱的芦柑红了”。就这短短几个字,却有着神奇的魔力,让我瞬间“口水满屏”。母亲最懂我的喜好,在她心里,我永远是那个馋嘴的孩子。这份对孩子细致入微的关怀,是天伦之爱的最好诠释。

生活中难免有惆怅的时候,每当这时,我总会哼着曲子来排解心中的忧愁。而在这旋律中,另一段回忆悄然浮现。以前每次离家去上学,我总是满心不舍,内心充满焦虑。母亲察觉到我的情绪,便会陪着我走在蜿蜒的山路上。她虽然气喘吁吁,却不忘用歌声驱散我心中的阴霾。母亲或许不懂什么高深的教育理论,但她用自己的方式,给予我力量和勇气,让我勇

敢地面对外面的世界。这一路的陪伴与鼓励,是我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天伦记忆。

带高三那些年,教学繁重,我经常要上夜自习。每次下了晚自习,踏着月色,饥肠辘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,心里满是疲惫。这时我总是会突然想起自己当学生时,母亲总是在我开学前一天晚上,挑灯伴月,为我制作“三合面”。那是一种可以带到住宿学校和同学们分享的美食,母亲精心准备的不仅是食物,更是对我的爱,是让我在艰苦的学习生活中能感受到的温暖与饱足。这份爱,是天伦之情的深厚体现。

有一年,远在大洋洲求学的女儿发来了长长的消息,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乡的思念。在消息的末尾,她深情地写道:“妈妈,我想您了!我想外婆了!我想念家乡的一切!我好想回国啊!”那一刻,我深刻地感受到,天伦之爱不仅是长辈对晚辈的关怀,更是晚辈对长辈、对家乡的眷恋。这种爱,跨越了千山万水,穿越了时空的界限,永远萦绕在我们心间。



(CFP 图)

天伦,是生活中的丝丝缕缕,是在外游子对家乡、对亲人无限的牵挂。它不会像燃尽的木柴、落下的夕阳或是转瞬即逝的烟花,而是我们无论身处何方,心底都永远留存的那些暖意、那份思念、那束永不褪色的暖光。哪怕时空变幻,这份天伦之爱也不会消散,直到我们再次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,再次见到那熟悉的人和物,再次沉浸在这份浓浓的爱里。



知今则可知古,知古则可知后。

四季



一枞“南非叶”

□黄志专

忽然想起一枞“南非叶”。早在十多年前,我就听说这叶是如何好,或能降血压、血脂……平时,芳邻经常采摘这种草叶,掺苹果、香蕉,或是鸭梨等水果,还有地瓜叶,一起放进果汁机,绞果蔬汁喝。

对此,起初我是不在意的,人家说归说,我只是听听罢了。后来,芳邻一旦绞果汁,都给我们倒一杯,我就开始留意起来。这果汁呈青草色,稀稀的、糜糜的,看样子有点可怕,但喝起来却十分清甜爽口,润喉,好喝极了。

有了第一次喝,就有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每次邻居叫我们去喝,或者直接端过来给我们喝,时间久了,我感到不好意思,就主动买些水果,送给邻居,掺和着,一起绞果汁。这么一来,我们也喝得心安理得而自在。再后来,我自己也添置一台果汁机,自己绞果汁,也一样跟邻居分享。

每晚都绞果汁喝,大概坚持一两年时间。随着时间推移,热情消减了,直至放弃,荒废了,就是好几年。去年又惦念起来,打算重起“炉灶”。可是,在偌大的旧城区,哪来“南非叶”呢?闲暇之时,就四处溜达。这么一溜达,果真发现居住的小区,有人栽“南非叶”。

不过,每次绞果汁,就要去摘,找人家要,真是麻烦。尽管人家很乐意,也很慷慨,倒是自己又感到不好意思。一不做二不休,找人家“折”一根回来,自己栽种。

我找了一个十斤桶的空油瓶,拿把锋利的剪刀,剪掉瓶口,然后去山边挖些黑土,装进瓶子里,再把枝条栽种在瓶子里,放在小区路边一根电线杆下,刚好那个地方有个烂树桩,有一些土,又偏僻,不会影响小区风貌。

这“南非叶”,很“臭贱”,即栽即活,而且长势喜人,越发茂盛,我三不五时给它浇点水。从此,每当要绞果汁就不用去找讨要了,有自己栽种的,似乎有点满足感。

但是,好景不长。这天傍晚,我路过电线杆,突然看到叶子蔫了,叶子低垂下来,没有了生气,便弯腰仔细看下。结果,不看不知道,一看就心寒——这“南非叶”被人从油桶中拽起来,再放回去,土都松动了。于是,我伸出手,将旁边的土重新压实,再去打点水过来,浇一下。翌日,我再去看,这“南非叶”恢复元气了,有了气色。后来,这一植株又被人拽起来了,我依样画葫芦,最终它还是坚强地活下来。

一年之后的暑假,我徙居他处,一时忘了这一枞“南非叶”。直到开学不久,我才忽然又想起,便从学校返回的路上,顺道去看看。还好,它还健在,而且有点茂盛,跟周围融为一体,显得有点荒凉。

将它载回家,放在楼下二楼一个大露台,我便跟其他花草在一起,给了这株“南非叶”一个居住地。



溪水流

●平明忽见溪流急,知是他山落雨来。
——宋·翁卷《山雨》

●漾漾泛菱荇,澄澄映葭苇。
——唐·王维《青溪》

●谁道人生无再少?门前流水尚能西!休将白发唱黄鸡。
——宋·苏轼《浣溪沙·游蕲水清泉寺》

●桃花尽日随流水,洞在清溪何处边。
——唐·张旭《桃花溪》

●溪水无情似有情,入山三日得同行。
——唐·温庭筠《过分水岭》

●溪边照影行,天在清溪底。
——宋·辛弃疾《生查子·独游雨岩》

●人行明镜中,鸟度屏风里。
——唐·李白《清溪行》



诗语

惊蛰纪事

□林新发

青铜在屋檐下结痂
裂缝漫过燕尾脊时,有人轻轻
撬开板结的春雷

白鹭掠过红砖厝的倒影
刺桐花在瓦罐里酿闪闪电
旧门环咬住半片褪色的月光

老榕垂下发烫的根须
探入闽南语系的地层。苔藓
正在翻译蛰虫的密代码

晾衣绳震颤如琴弦
祖母的蓝布衫渗出盐渍
而地窖深处,陈年铁观音正舒展筋骨

当暮色漫过滴水兽的喉咙
所有陶瓮开始练习腹语术
指纹爬上釉面,在暗处
织就一张湿润的网



乡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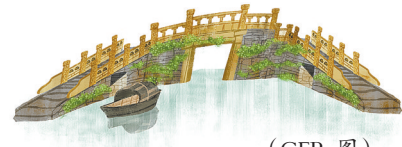
赤龙桥

□陈迎东

十多厘米,上面没有栏杆,所谓的桥墩也就是六根瘦长的条石支棱着的。我曾经尝试走过石板桥,石板会晃动,让人双腿发软,心惊胆战,此后很久都不敢再越雷池一步。最令人佩服的是当时的老生产队长,他竟然敢骑着自行车过桥,每次都看得我头重脚轻,摇摇欲坠的,但他从来没有摔下过桥底。当然也不允许他摔,摔一次就不得了,生产队长和自行车可能都会报废了。我会想一件很幼稚的事情,如果老队长从桥上摔下去了,是他重要还是生产队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更重要,这可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呢。

因为胆怯,加上林辋溪南边没有需要去的地方,所以我很少走过赤龙桥。

小学毕业后,我考上中学,学校离家很远,去上学必须经过林辋溪。那时候我家也有自行车了,好像是我们东莲的第三辆自行车。父亲每星期一用自行车驮着我上学,在学校寄宿,星期六我自己走路回家。那时候我已经敢过赤龙桥了,虽然仍不免心怵,但我不动声色,总不能让同学们嘲笑我胆小鬼吧,怎么也是一个正在变成男子汉的大孩子了。刚开始我不敢让父亲载我过桥,在桥头放下



(CFP 图)

我,他自己骑自行车先过去,我走过桥后再爬上自行车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,我敢让父亲载着过桥了,一开始我憋着气不敢大喘,后来慢慢地习惯了。再后来,父亲教我学会了骑自行车,熟练了就让我自己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了。那是我小时候一直引以自傲的事情,我敢骑自行车过桥了,不久我又敢骑自行车载一个人过桥了,再不久我甚至敢载着两个人过桥了。两个人一个坐后座,一个坐在前面大杠上。我们边过桥边冲啊冲啊地喊着,我把自行车踩得飞快,一鼓作气地过了桥,就像红军飞夺大渡河上的泸定桥一样慷慨激昂,豪情万丈。

可惜啊,不久之后赤龙桥被拆掉了。旁边建起一座宽阔的四车道水泥混凝土大桥,从此我们过林辋溪没了那种惊险的刺激,变得索然寡味。

匆匆回首,赤龙桥已经失去将近四十年了,现在心里只剩下一个名字。

这个名字不错,但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叫“赤龙桥”呢?大概过桥的人要像龙一样有胆有识吧。

种美感,成为我此生无法忘怀的记忆。

如今,生活好了,香菇可以人工培育,价格也家家户户能够接受。而红菇还只能靠夏天暴雨后,野生出来和人工上山去摘采,价格自然直线上升。所以,红菇成了日常不舍得食用的山珍。只有宴客时,才会买上一点。

如今,家里库存的红菇,都是留着逢年过节招待客人的,轻易不舍得煮来吃。

在闽南,客人来串门时,主人有煮红菇面线当点心吃的习惯,这是一种礼节。除加几朵红菇之外,还得有调好淀粉的瘦肉丝、肉丸子或鱼丸子、海蛎干、虾仁、干贝等作料,外加煎蛋包或炒蛋花,还会炸葱花和加入青葱丝、滴几滴麻油。

闽南家庭煮的红菇面线,常用于平时待客,是远近闻名的地方小吃。

面线的细滑,加上红菇的美味,各种好吃的作料和香葱麻油,吃起来香甜、滑口。家中老太太小媳妇都会做,让你走到哪里,吃到哪里,不油不腻。

食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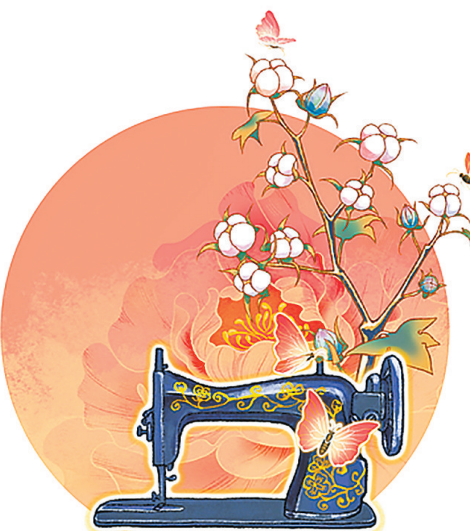
奶奶的缝纫机

□柯远峰

总想试试。于是,只要她一有空,我就央求她教我踩缝纫机。在奶奶的指导下,我双脚放在踏板上,使劲一踩,脚后跟再往下一压,如此循环往复,就学成第一步。我越踩越起劲,越踏越得意,总嚷着要帮忙做裤子。……那可是容易的事,一位亲戚来找奶奶学了大半年才出师。我当然不放弃,奶奶见我好学,便逐项传授:绕线、手拨转盘、倒踩针……我终是学会了,别提多高兴。

然而机器也会累,一段时间后,我听到它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吱呀吱呀叫不停,着急坏了,奶奶告诉我很正常,机器同人一般,需要保养。只见奶奶打开缝纫机上的锁床盖,把百梭拿下来,用针在四周刮一圈,嘿,布毛全出来了。接着,她让我拿来润滑油,小心翼翼地滴在缝纫机的主轴,说是给它润润喉。紧接着,又将缝纫机顺时针旋转90度,使小孔朝上,然后滴入几滴油,让油慢慢流到手轮一侧。经过奶奶的一番“诊治”,缝纫机又恢复了往日光彩,我轻轻一踩,它又哒哒哒地跑得飞快。

时间的年轮不停转动,转眼间,我长大了,离开家乡,也离开了那台缝纫机,但每当夜深人静时,老朋友的身影总在脑海浮现,而且愈加清晰……



(CFP 图)

爱上那碗红菇面线汤

□戴高山

二姐当年上山下乡,到离我们家较远的一个山区里,那时我还没出生呢。

后来,她结婚生了大外甥,母亲抱着一岁多的我,去看望月子中的她。二姐长住在山区里,在那里教书,直到后来返城时才回到家乡。

二姐和二姐夫是教师,有固定收入。他们省吃俭用,接济家里。记忆最深的是,能吃上他们寄回家的红菇或香菇。红菇和香菇都是野生的,当时香菇比红菇贵,偶有寄回家时,常常是红菇比香菇多。香菇是父母比较不舍得煮的食材。

我父亲是生产队的保管员,农作完一天,到晚上,偶尔会让母亲煮一碗红菇面线下酒,在那时已算奢侈的了,想要加鸡蛋、肉片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

(CFP 图)

回首



往事随时光流逝,许多回忆都已模糊淡去,唯有奶奶的缝纫机,烙印在我心底。从记事起,我就看到奶奶的房门口摆着一台缝纫机,听她说,这是我爷爷给她买的缝纫头,再回来自己加工,做了机身,组成了独一无二的缝纫机,奶奶很是爱惜,每回用完后,总得用一块布将它盖起来。

这台缝纫机陪奶奶走过了大半生,也伴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。

“阿芳,过来帮我穿针。”奶奶眼睛老花,平时做衣服,总唤我小名,让我帮她穿针引线。尽管针眼很小,但一点也难不倒我,手拿线筒往机头上方一套,扯出一条线拉到拐角处,往铁钩一绕,下拉穿过一个孔,就来到针眼处。我学着奶奶的样子,先把线头放嘴里沾一下唾液,再用手轻捏,使纤维变得湿润光滑,再对准针眼,小

心翼翼地穿过去。“还是小孩目矜金!”奶奶推了推老花镜用闽南话说,结婚时镶的两颗大金牙又露了出来。

之前用手工缝制衣服的时候,奶奶就总帮一家老小、街坊邻居做衣服,有了这台缝纫机,她更忙碌了,今天玉春婶要请她帮忙做对襟大衣,明日五婶婆拿大衣来请她改成小孩的裤子……奶奶来者不拒,总笑呵呵地应下了。当时电力紧张,晚间很少有电,可忙碌了一天的奶奶,还是没有停歇,她拿来煤油灯,继续坐在缝纫机前赶着工,有时也会在烛盘中倒点煤油,放入灯芯,靠微弱的烛光做着邻里乡亲的衣服。我已习惯在她边上打下手,端茶递水、剪剪烛芯、穿针引线……不亦乐乎。

20世纪80年代,我们村这一带的裤业正时兴,这样一来,缝纫机成了奶奶的摇钱树。每回我陪她去领布料回家,她都特别高兴,边念叨着一条裤子一元二角,边把裤子的布料构件分门别类,摆放整齐,奶奶说,这样要拿比较方便,还再三叮嘱我别乱碰。

我看着奶奶熟练地操作缝纫机,心里